

<p>感覺可以思考很多議題，期待下次上課。</p>	<p>喜歡老師引導但開放式的教學～</p>	<p>起初剛進入醫學系時，其實我對未來是茫然的，不知道自己要成為怎樣的醫生，什麼的醫療行為是正確的。</p> <p>透過前面的課堂，認識信任、尊重、記憶的連續性、或延長生命等，醫學哲學很像是透過第三人稱的角度帶我們看醫療的本質，這些課程使我對自己的未來帶有一些模糊又有些清楚的概念。</p> <p>最後一堂課，聽完老師統整，我真正的認知到我過去半年來學習的種種，無論是在實驗室學習，或是現在基礎科學課程，都是在為成為醫生學習一項技藝，為了成為醫生做準備(可能以前都會認為學這個要幹嘛)。</p> <p>我現在也認為我的未來的道路也更加明亮，因為醫生承擔的責任是別人託付的無助的信任，所以我也要以自己的技藝作為回報，而未來的課程正是磨練自己成為一個更厲害的醫生，這樣想就使我願意付出更多努力。</p> <p>很感謝老師能讓我對自己的未來更有把握。</p>
---------------------------	-----------------------	--

課程很精彩，謝謝老師。

我最有印象的內容，是有關於永久不死的討論。永生不死，若在生病的情況下，身體承受痛楚，每天被施針、喂藥，當然不會快樂；而若永久健康、快樂而不死，表面上看起來十分快樂，似乎可以得到所有世上名為快樂的事物，但時間長了便會失去生的意義，追求死亡的救贖與解脫。

如此想來，永生，真的是一種可怕的概念。先不論生病遭受疾病折磨，若沒生病甚至可能更痛苦。

知名韓劇"鬼怪"中，男主角被賦予永生不死的懲罰，見證身邊親人一個個死亡，僕人一代一代的服侍，最終消逝；他看盡朝代興衰，卻無能為力。空有財富和力量，被剝奪死亡的他看似擁有全部，實則孤身一人，無人陪伴。"身邊的親人、朋友、戀人，全都離開我了，只剩我一人，孑然一身。"這種生活，真的是人們希望的嗎？一個人擁有財富，擁有超越常人的力量，卻無法擁有正常人的情感，害怕終有一天會失去，因而患得患失，成為孤獨的存在，這樣真的是"好事"嗎？還是只是一種懲罰，甚至詛咒？

既然如此，死與不死似乎都是不好的，唯有能自己選擇死亡時間，才是課中所提到的圓滿。印度詩人泰戈爾："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生與死，似乎都要自己決定，且都要達到所謂的完美方能無憾。生，有生的意涵，是活著的時候盡情揮灑，想在世上留下一絲足跡，並因此做出的努力；而死，也有死的意義，是使我們免於永生的詛咒，擺脫病痛折磨的良藥，更勉

老師的課真的很精彩，期待下一堂！

我對於黑白瑪麗的故事很有興趣，如果一個人只有從外面的世界學到事物；而非經由自身的體驗，那會產生什麼問題？我覺得她學到的只是紙上談兵，因為見聞會讓我知道真實的情況，而不至於流於空談。

還有感覺的四大特性中，私密性與意向性是我認為最可以區分物理現象與個人感覺的，因為除了自身以外，沒有人能確切知道心裡的想法。這是不是也表示和旁人訴說內心話沒什麼太大的撫慰效果？

至於意向的部分，人有情緒可以針對某些人事；而科學現象卻沒有這個特性，我也認為非理性是心與腦的最大差異

記憶的部分也是顛覆了我剛開始的認知，原來人認識自身的過程是透過對過去的回想，這點很不一樣！

今天上完課後，我對於威廉斯所說：「沒有一種生活能夠永久美好迷人」最有印象。以現今大多數的人而言，永生是大多數人夢寐以求的願望，然而若是永遠過著病苦的日子，那也是一種悲慘，於是便有人修正改成他們要永生過著幸福健康的日子，這看似變得完美毫無瑕疵，我長久以來也是這麼認為，然而經過威廉斯的說法使我重新回顧我自小到大的經驗，我發現的確如此，許多令我感到驚奇且歡喜不已的人事物，長時間接觸，久而久之便心生厭倦與排斥，從未有一例外。相反地，那些至今仍讓我難以忘懷，存在心中的少數美好記憶，都在彈指之間便飛逝而去了。由此我開始體會到，永生過著相同歡喜的日子是不可能的，若真有永生的條件出現在人間，則一成不變的乏味難耐終將使那些活在永生的人們掉進一個永無止境的空虛與痛苦之中，於是我才發現到死亡對於每個生命的重要性，它使我們的每個經驗變得獨一無二而無法反覆經歷，並且因為有一個終點的存在使我們開始有了把握珍惜的觀念與人生態度出現。綜合言之，從上次的伊比鳩魯使我不再排斥死亡，到這次的威廉斯讓我稍微從死亡當中找到了其中的意義，著實對於我的價值觀改變了不少，因此使我印象格外深刻。

我對病痛過程最有印象。第一步是病人尚未就醫前的病痛，病患會因為失去部分功能而感到焦慮。第二步是出現新症狀，病患會產生"我究竟怎麼了?"的擔憂，並覺得不再熟悉自己的身體。第三步是失去開放性，從"想要做什麼"的自主性(開放性)成為"需要做什麼"的限制。第四步是失去主體，當病情真正成為醫療狀況，而不再是主觀感受時，病患會覺得自己"真的病了"，而不再自己想像。第五步是客觀化疾病，病患被貼上標籤，被迫穿上病人的衣服，受到醫療安排，從自己成為了"擁有某種疾病的病人"。第六步是醫療詞彙、資訊與存有學，病患成為病歷上的卑微數據，自己的檔案不再是"自己的檔案"。最後，帶著疾病回歸社會的病人，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新世界，也將面臨與眾不同的挑戰。

借了跟課程相關的書籍與反思，一方面覺得老師應當是花了很多時間製作上課教材，非常用心，一方面看了老師推薦的書跟所摘錄的章節，心裡有些激盪迴響，也有拍案叫絕!比如說祝葬那篇短文小說希望的大旗，雖然諷刺，但故事邏輯梗概一致到底，精彩，謝謝老師的分享與用心。

聽完今天的課程後，我對病痛難題這一點特別有印象，因為我也有相關的經驗。我天生跑步會腳底痛，當時學校體育課每學期都有將跑步成績納入成績計算，包含間歇跑、三千公尺等。這樣的腳底板痛求助了好幾位醫師都始終找不到原因，因此在沒有確切醫師證明的情況下必須和同學在一樣的標準下接受跑步評量。在這樣的過程中，不禁必須承受同學異樣的眼光，且不停在隱忍疼痛和向別人證明自己得痛之間掙扎。前者是因為想讓自己表現得和普通人一樣，後者則是希望藉由讓別人了解自己的痛，而能夠理解我在跑步成績上始終不佳的原因。

同時，我也對「病痛是一連串的失去」這點深有感觸。在國二時，我因從樓梯滑倒傷到尾椎，那段時間的我因此被迫放棄自己喜歡的跆拳道，也失去和同學一起跑跳的能力，甚至連「坐」這樣簡單的事情對我來說都十分不易。因此，我對「病痛是一連串的失去」這點非常認同。

因為我蠻喜歡看醫療劇的，我覺得許多劇情所傳達的概念都能跟課堂所學有所呼應，和老師分享！

沒有問題，但是很喜歡老師反問我們，與其說是質疑我們的發言，不如說在促進我們更深入思考吧。可是我覺得老師反問和提出的問題都很值得思考，也很有趣，很喜歡上老師的課！謝謝！

我最喜歡死亡意義上的討論，到底它對人是否有損失與剝奪。我認同死亡對深愛他或她的人帶來的衝擊很大，包括不能分享心事，一起從事興趣等等。而哲學家伊比鳩魯的想法也不無道理。人結束生命後，就不再發生在他身上的得或失了。所以生命的終結也不一定是大家想的那麼可怕（但大多數的人都會希望壽命長一些）

另一個我好奇的點是關於社會價值論，到底衡量效益與損失是如何進行的？還有如果兩種選項都有利弊，要如何分辨那些因素的比例較重？這應該除了客觀事實之外，應該還有個人心態的問題（例如是否對未來人生保有希望與意志等）

我對課堂上的中所舉例子印象最深刻。醫生的最主要工作究竟是單純的延長生命，還是讓病患脫離痛苦？從這個例子中，我看到了醫生十分兩難的情境：一開始經過各種評估和分析，將決定權交給患者--美江時，美江選擇放棄治療，卻遭到兒子強烈的反對和譴責，揚言要上法庭。對我來說，一個尊重病患的決定才是最好的決定，卻會遭到家屬的反對，使病患懷疑自身的決定，還要遭受家屬的批評，若我身為一位醫生，確實會感到無所適從。這也讓我一在思考這周的題目--延長生命究竟是不是醫療的主要目的？我認為，延長生命固然是醫生最主要的使命，但在人權抬

今天上課對老師講解的例子印象深刻。首先，是正子人（變人）電影所帶給我們的反思，「人」到底是什麼？長得像人類、有美感、有情感就是「人」嗎？那如果人類身上都被替換成Andrew發明的生化產品，那人還是「人」嗎？電影中給出的答案，是「人」生必包含「死亡」帶來的意義，此觀點將死亡視為人的property而不是end，十分有趣，這讓我想到之前聽過的一句話—正是因為時間有限，人們才會不斷地創新進步，沒錯！正因為有死亡的存在，人們才會戰戰兢兢突破自我，如果擁有無盡健康生命，無所不能，那久了做什麼都覺得無聊。其次，老鼠實驗中的老鼠會一直推搖桿獲得快樂，但人不會，會反思自己，而非沈溺於快感中，這是自由意志/高階思考的展現，但何謂自由意志？為什麼只有人類才有這種回顧的能力？是因為腦大小、容量、皺摺或是神經構造？這是我在上課內容外的思考疑問。最後，醫療場景的故事帶給我們不同立場交雜的生死觀，那位媽媽希望「死得其時」而非在病床上插滿儀器，醫生也理解食慾衰退是人的自然現象，並非一定要積極干涉，但那位兒子無法理解這些種種，「認為醫療的目的就是延長生命」，使病患改變決定—「那就拜託你了，我的身體屬於我的兒女」…碰撞後歸一，現在的我們，不免為這個結局感到氣憤，但或許，這就是我們將來在醫院面對的日常吧。

今天這堂課的開始就相當燒腦，老師在兩個小時內的提問一直加深我對死亡的理解。因此這樣看來我最有印象的應該就是老師最剛開始問的問題：「死亡有什麼害處？」

一開始這題在我心中的答案是，人無法再繼續體驗自己有興趣或尚未體驗的事，這其實也是我目前對於生命的價值的定義。也就是說，在死亡的當下，我們人生命的價值就被剝奪了。而這剛好也是今天第一個碰到的學派—剝奪說。不過在老師的提問下，我發現哲學家思考的程度深了許多，似乎不是一句話就能草草帶過。剝奪說其實指的很明確，強調了在死亡時一切美好且快樂的經驗都將化為烏有，但同時也帶走了你一生最痛苦的回憶，甚至可能幫助當事人脫離苦海。正當我在加深思考深度時，伊比鳩魯的想法又震撼住了我，因為他將死亡中性化，切割了死亡的終結性，把人類最害怕死亡的原因移除，所以在他的學派眼中變成人類所畏懼的是喪失自己原有的一切，不是死亡本身。想當然爾，我當然當下無法接受這種說法，這時，上課提到的Nagel用一個極為有利的論點反駁，因為死亡最終的結果仍然是會喪失事物，依舊無法說服人失去自己所愛的事物是正面的，且即使死亡後人類不會再感受到喪失的痛，依舊會因為預期心理等對大腦產生影響。

原本上課上到這裡我以為已經討論的差不多有結論了，結果上課後續提到的Pardit用另外一個角度切入，提升了我對死亡的認知維度。他提到人類更注重未來的觀點相當說服我，舉我自己為例，大部分都會覺得重考相當辛苦，因為再苦讀一年不僅會失去原有的朋友關係，也會讓自己承受此

似乎，在科技的進步與演化之下，在定位方面越來越模糊，這也是我對這次課程最有印象的地方。要怎麼樣精準地定義一個概念，似乎越來越困難。如同上述所說，人工器官的出現，造成機械與人慢慢變成介於中間的賽伯格；科幻電影中記憶提取的發明，將使何謂自我需要被重新審視。一次次的思考，造就愈發精準的定義，我想這就是哲學的意義。

課堂開始以一位醫學生的第一視角，眼見著嚴重燒傷的年輕病人，深受清創之痛的殘酷過程。但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這光想像就令人怵目驚心的畫面，而是老師中間所穿插的一段話－當醫生面對病人，甚至是我們面對正陷入情緒低潮的朋友，時常不自覺的習慣性逃避；不願深入多談病人的心理狀況，又或者只是用幾句輕描淡寫的「不要想太多」，諸如此類的話試圖來開導朋友，一廂情願的以為對方能就此走出低潮。我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反應，並非是因為沒有同理心；反之，正是因為擔心自己的同理心太豐沛，以至於一旦開啟內心與外界共感的窗口，就會被排山倒海的情緒所淹沒，壓迫得讓自己喘不過氣。因為要分擔他人痛苦太沉重，所以我們才會習慣性逃避。

這讓我想到之前和朋友聊天時，偶然談到的話題－「你要當一隻快樂的豬，還是痛苦的蘇格拉底？」如果選擇了豬，就能夠什麼都不想不顧，整天只是吃喝拉撒睡過完一生；而若是選擇蘇格拉底，就「能夠」，或者說「必須」思考、有深度的思考，可這正也是帶來痛苦的源頭。

我不願意也不甘於只做一隻快樂的豬，雖然我明白一旦變成了豬，我將不再會知道自己曾經的抱負，和對於只做一個沒有重量的靈魂的不甘；因為我將擁有整輩子一身輕的快樂。可是此時此刻，在我還是我，而不是一隻快樂的豬的當下，我還是會選擇做痛苦的蘇格拉底。我想思考那些可能永遠追尋不到解答的問題，我想共同分擔其他人內心的痛苦和悲傷，因為這對我來說才是生命的意義所在。

即使會變得痛苦，我也是痛苦並快樂著。

謝謝老師今天的各種問題對答，讓我思考了很多不曾想過的事，也讓我獲益良多。

對於這學期老師的教導，我有許多的收穫。不管是心物二元論或是關於疾病和病患的尊嚴，我都有許多的體悟。我始終有一個疑問是關於現代醫生的倫理素質。我有一個經驗關於看牙齒，我第一家看的診所的醫生拖延治療病程，將補牙拖到快要十次的回診。最終，我轉到大醫院進行診療，結果兩次就將牙齒的問題解決。我想問關於醫生的利益和病患的利益之間，是很難取得一個平衡。醫生當然會希望病患可以趕快康復，但是當所以病患都很快康復之後，醫生就沒有收入了。在面對這種情況，是很煎熬，而我們要怎麼取得一個平衡？？？因此我想提出這一個疑問。

最後謝謝老師的教導，期待在未來老師的生死學課程。

沒有想到自己還滿喜歡哲學課。

在上這堂課前，我對自己的期許是能成為一位醫術高超的醫療服務者。但在上完這堂課後，我的價值觀有很大的改變，醫療科技發展已經達到顛峰了，也許現在我們該更鑽研在如何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也許除了診斷一項病症，我們可以對病人面對失去生活的控制給予幫助，給予心理支持。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關於醫學是一項技藝。對於很多人來說，他們學一學是因為大考分數到一個定點，然後就填醫學系當作他的志願。但曾幾何時他們有思考過自己的志願，思考自己是否喜歡醫學方面的領域。跟隨傳通觀念分數高從醫，也讓醫療變得商品化。許多醫療行為都被醫生視為一個賺錢的工具和過程，而沒有替病患著想，提升病患的福祉。他們不是以希望病患好為目標，而是可以賺錢為導向。醫生需要具備許多能力，不管是專業能力，或是人際關係溝通能力，甚至到倫理和社會關懷，身為一個需要幫助人這麼重要的職業，醫學生在大學的時候就需要培養這一些能力，才能在未來工作職場中幫助他人，造福社會。

本堂課我對於「剝奪說」與「死亡」的探討有很深的印象。究竟死亡的本質是好是壞？我們常常會下意識地認為死亡意味著一切美好事物的逝去，因此剝奪說主張死亡是不好的事，相對地，永生是值得追逐的。然而，永生的條件也是一個很值得議論的主題。如果永生是在生命力與意志力漸漸衰弱為前提，那彷彿行屍走肉，毫無可戀之處。那如果是健康地永生呢？哲學家也提出人類與一般動物的差別在於，人類會反思「快感」背面的意涵，倘若快感是恆久重複而毫無意義的，那這樣的人生有何價值？正因人會去反思這件事，所以即使是健康的永生，也不見得是一件好事。這個論調給予我對於「死亡」的看法一個嶄新的觀點，因此令我印象深刻。

這一節課在討論的是信任，提到信任是維持社會運行中不可或缺的，從醫病關係中的信任開始出發，我覺得信任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舉自己最近碰到的例子，因為信任朋友，所以願意先墊餐錢或是一些小錢，但事後朋友卻沒有主動還錢，而自己又覺得主動要錢這件事會讓自己顯得小氣，這樣一來一往的摧毀信任，造成日後的不方便，例如每次都需將錢算清楚，我覺得醫病之間的關係，也和我們生活中的信任很像，如果病人無法讓醫師信任，那麼醫生也就沒辦法給予病人真正正確的判斷，從而影響醫病關係。

病痛是一連串的失去，這句話給了我很深的感觸，當然我也沒少生病，但我卻很少這樣全面性的思考病痛對人的影響，病痛使患者失去健康、失去快樂、失去與他人的關係，隨著疾病的嚴重程度加劇，也許病痛真的可能使人失去一切。當我們披上白袍時，就不再是接受病痛的主體，我們無法立即性的了解病患狀況。也許正是如此，醫師是病痛的接觸者，要與患者建立羈絆，才能了解他們的痛，也才能讓患者了解我們正嘗試理解他們。躺在病床上，失去的都比想像中還多，這是很難察覺的事，因為病痛關係健康，健康關係生活，多傾聽，多交流，我今天又學到一課了。

對今天的我來說，伊比鳩魯的觀點讓我大為之震撼。在上課前或當老師在問死亡/永生好不好時，我一開始都還偏向剝奪說的立場，認為死亡就是失去、剝奪、傷害，因此認為死亡是不好的/負面的，然而，在經過老師的講解後，我意識到剝奪說還是太偏向關注生命中「快樂」和「美好經驗」，而忽略了痛苦難受的經驗，因此不太符合老師之前叮嚀我們不要陷入二元思維，而是要將兩方面融合的觀念，另一方面，伊比鳩魯提供了我從未想過的一個切入點，就是死亡後失去感受能力，就不會有任何「快樂」或「痛苦」，無譽，卻也無刺骨的毀，無法對事件評價，即對死亡者，該事不是一件不好（痛苦）的事，因此，「死亡並不是一件不好的事」…伊比鳩魯的說法再次證明了，世上沒有絕對的答案，換個角度想，得到的哲思風景便會大不同，令人眼睛一亮。

「日常中的信任」這部分對我來說印象最深刻。我十分同意老師所說：我們信任別人不是一件罕見的事，事實上，我們每天都一直信任別人，例如當葉老師在醫學與哲學課程的第一節課開始前宣布轉為線上教學，我們不會刻意去判斷此事的真偽，而是直接信任並聽從老師的安排。但我覺得能做到日常中的信任的前提是我們要確定這個人是值得被信任的。當一個人曾以謊話欺騙你，你會開始對他產生不信任感，當以後聽到他說的任何話都可能懷疑此話的真偽，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話，那麼日常中的信任便無法達成。例如，我們從小就在爸媽的關懷裏長大，我們無時無刻都會信任他們所說的話和所教導我們的東西，這種信任已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在學校裏，我們都會信任朋友們所說的話，並會努力執行他們的請求。但當他們在某一天欺騙你，我們可能會開始不信任他，並慢慢與他疏遠，使彼此之間的信任開始破裂。所以說，我認為要達到日常中的信任，最重要的條件是我們要讓對方有信心信任我們，才能築起彼此信任的橋樑。當我未來成為一位醫生後，我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本分，為各位病人做最準確的診斷，才能使病人信任我，並跟從我的指示逐漸康復。

人生最令人嚮往的是「想活多久就活多久」，「死得其時」在部分學者眼中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理想。不過我在想何謂「死得其時」？

這對我而言有點難去界定，也讓我反思到「安樂死」議題，瑞士的安樂死服務機構提供了有尊嚴的生命終結，或許對於當事人本身，是一種能夠選擇是否「死得其時」的方式，但卻成了親人與好友難過與不捨的原因。當事人對於自身生命的抉擇卻可能造成身邊的人生命質量的減損，這涉及了「個人」與「群體」的隱性衝突。

這個問題我還沒想出一個解方，因此提出來反思，究竟何謂「死得其時」？有兩全其美的方式嗎？生死課題終究是一個最值得反思與探討的人生課題。

第一堂哲學課就非常有趣，感謝老師總是能提出不同觀點的問題，激勵同學們繼續回答。就算沒有發言，在旁邊坐者聆聽也能激起頭腦風暴！

我十分期待上這堂課，因為在準備醫學系面試時，總會遇到一些兩難的情境題，例如醫病關係、醫糾或簽屬DNR等等，卻想不出盡善盡美的回答，或綜合多方角度的反思，但今天聽了老師的課程介紹，發現這門課正是此問題的解方！希望在未來的課堂中能和老師醫同反思生與死，學習帶來希望、信任但不盲目，最後探討核心心靈，由此，便具備初步的醫學人文能力，畢竟，身為醫療工作者，在面對病患時，時常也如哲學般，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經過這堂課，我知道每個人對健康概念與醫療邊界似乎都不同，且會受到社會文化價值影響。就讀醫學系的我有一點緊張，畢竟我對健康的定義也與他人不同，將來要如何做出正確，應該說讓病人既滿意又有利的專業判斷？有什麼特別的方法，可以讓醫病溝通更順暢，且在價值觀不同的狀況下，雙方都能對診斷滿意？

另外，對於課堂上提到的主觀與客觀，我認為在定義健康時，就已經沒有絕對的客觀。即使人們說用數據作為標準是恆定的、不會改變的客觀，我認為定下的那一個標準，就是主觀的呈現。的確，數據是客觀的，每個人的身體數值，例如血壓等，都是數據的客觀；然而，關於健康的標準，是由人定下的，在使用自己的數值與標準比較的過程就是主觀的。因此，我認為"健康"是主觀的，而非客觀。

我看到老師的課程安排，感到極為興奮！其中關於健康、死亡和壽命延長...等議題，我都極感興趣，也有讀過一些相關文章和書籍（尼采和蘇格拉底的死亡觀也有讀過）我想請教老師，這些思考要如何實際應用於臨床醫療中，使我們更可以病人的角度醫治病人，提升醫病關係以及病人的福祉？

我一直以來都非常喜愛哲學，『正義』，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人類大歷史三部曲我都略有涉略。我著迷於哲學的思考和邏輯，能使我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並思考許多無解的問題。變得不那麼武斷，也更能理解他人。生死學相關的書籍，我看過『生死迷藏』，書中探討死亡之際的醫療照護的取捨，使我開始思考醫師的職責，究竟是要不斷的延長病人的壽命，還是追求病人的最大福祉？我相信我修完這門課程，能夠幫助我深入思考，對於臨床學習，未來執業，都會使我有更深更廣，精準的判斷能力。